

当代女作家小品

當代女作家小品目錄

張守方

東京小品.....黃應隱.....一

夢.....謝冰心.....三九

海上.....謝冰心.....四二

祝你奮鬥到底.....謝冰心.....四六

煩悶的時候.....綠漪.....五〇

西湖蓴菜.....陸晶清.....六二

浪漫派文人.....柳眉君.....七〇

新式海上寓公.....柳眉君.....七三

老婆婆.....柳無垢.....七六

隣屋.....柳無垢.....八三

意外.....余季美.....八八

春雨·····	王瑩·····	九八
翦秋羅·····	王瑩·····	一〇〇
愛神的醍醐·····	徐芳·····	一〇四
海濱的秋宵·····	陳醉雲·····	一〇八
私語·····	馮沅君·····	一一二
清音·····	馮沅君·····	一一五
前途·····	小璐·····	一二〇
路程·····	左大璋·····	一二四
一個星期日·····	芳菲·····	一二六
西瓜子與中國民族·····	褚問鵲·····	一三〇
社戲·····	石評梅·····	一三二
恐怖·····	石評梅·····	一三五
我的母親·····	玖女士·····	一三九

於海濱·····	王春翠·····	一四三
我的立體像·····	王春翠·····	一四六
吃蟹·····	王浩英·····	一五一
在小朋友的隊伍裏·····	王浩英·····	一五四
在無聊的時候·····	羅洪·····	一五八
女生生活之一幕·····	靜宜·····	一六二
北風起時·····	書琴·····	一六五
彎龍河走冰·····	陟巖·····	一六七
明湖泛櫓·····	琛如·····	一六九
一年前的生活·····	S Y·····	一七一

當代女作家小品

東京小品

黃廬隱

一 咖啡店

橙黃色的火雲包籠着繁鬧的東京市，烈炎飛騰似的太陽，從早晨到黃昏，一直光顧着我的住房；而我的脆弱的神經，彷彿是叢林裏的飛螢，喜歡憂鬱的青葱，怕那太厲害的陽光，只要太陽來統領了世界，我就變成了冬令的蟄蟲，了無生氣。這時只有煩躁疲弱無聊佔據了我的全意識界，永不見如春波般的靈感蕩漾……呵！壓迫下的呻吟，不時打破木然的沈悶。

有時勉強振作，拿一本小說在地席上睡下，打算潛心讀兩行，但是看不到幾句，上下眼皮便不由自主的合攏了。這樣昏昏沈沈挨到黃昏，太陽似乎已經使盡了威風，漸漸的偃旗息鼓回去，海風也湊趣般吹了來，我的麻木的魂靈陡然驚覺了。『呵！好一個苦悶的時間，好像挨過了一個世紀！』在自嘆自傷的聲音裏，我從地席上爬了起來，走到樓下自來水管前，把頭臉用冷水沖洗以後，一層遮住心靈

的雲翳遂向蒼茫的暮色飛去，眼前現出鮮明的天地河山，久已凝閉的靈海也慢慢掀起波浪，於是過去的印像和未來的幻影，便一種種的在心幕上開映起來。

忽然一陣非常刺耳的東洋音樂不住的送來耳邊，使聽神經起了一陣痙攣。唉！這是多麼奇異的音調，不像幽谷裏多靈韻的風聲，不像叢林裏清脆婉轉的鳴鳥之聲，也不像碧海青崖旁的激越澎湃之聲……而只是爲衣食而奮鬥的勞苦掙扎之聲。雖然有時聲帶顫動得非常婉妙，使街上的行人不知不覺停止了脚步，但這只是好奇，也許還含着些不自然的壓迫，發出無告的呻吟，使那些久受生之困厄的人們同樣的嘆息。

這奇異的聲音正是從我隔壁的咖啡店裏一個粉面朱唇的女郎櫻口裏發出來的。——那所咖啡店是一座狹小的日本式樓房改造成的。在三四天以前，我就看見一張紅紙的廣告貼在牆上，上面寫着本咖啡店擇日開張，從那天起，有時看見泥水匠人來洗刷門面，幾個年青精壯的男人佈置壁飾和桌椅，一直忙到今天早晨，果然開張了。當我才起來，推開玻璃窗向下看的時候，就見這所咖啡店的門口，兩旁放着兩張紅白夾色紙糊的三角架子，上面各支着一個滿綴紙花的華麗的花圈，在門楣上斜插着一枝姿勢活潑鮮紅色的楓樹，沿牆根列着幾種松柏和桂花的盆栽，右邊臨街的窗子垂着淡

紅色的窗帘，襯着那淡咖啡色的牆，真有一種說不出的鮮明豔麗。

在那兩個花圈的下端，各綴着一張彩色的廣告紙，上面除寫着本店即日開張，歡迎主顧以外，還有一條寫着『本店用女招待』字樣——我看到這裏，不禁回想到西長安街一帶的飯館門口那些紅綠紙寫的僱用女招待的廣告了。呵！原來東方的女兒都有招徠主顧的神通！

我正出神的想着，忽聽見叮叮噹噹的響聲，不免尋聲看去，只見街心有兩個年青的日本男人，身上披裹紅紅綠綠彷彿袈裟式的半臂，頭上頂着像是涼傘似的一個圓東西，手裏拿着鑊鏝，像戲臺上的小丑一般，在街心連敲帶唱，扭扭捏捏，怪樣難描，原來這就是活動的廣告。

他們雖然這樣辛苦經營，然而從清晨到中午還不見一個顧客光臨，門前除卻他們自己作出熱鬧聲外，其餘依然是冷清清的。

黃昏到了，美麗的陽光斜映在咖啡店的牆隅，淡紅色的窗帘被晚涼的海風吹得飄了起來，隱約可見房裏有三個年青的女人盤膝跪在地席上，對着一面大菱花鏡，細細的擦臉，塗粉，畫眉，點胭脂，然後袒開前胸，又厚厚的塗了一層白粉，遠遠看過去真是一膚如凝脂，頰如蠟蟬，「然而近看時就不免有石灰牆和泥塑美人之感了。其中有一個是梳着兩條辮子的，比較最年輕也最漂亮，在打扮頭臉之

後，換了一身藕合色的衣服，腰裏拴一條橙黃色白花的腰帶，背上駝着一個似包袱的東西，然後款擺着柳條似的腰肢，慢慢下樓來，站在咖啡店的門口，向着來往的行人「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大施其外交手段。果然沒有經過多久，就進去兩個穿和服木屐的男人，從此冷清清的咖啡店裏驟然笙簫並奏，笑語雜作起來。有時那個穿藕合色衣服的鵝兒唱着時髦的愛情曲兒，燈紅酒綠，直鬧到深夜兀自不散。而我呢，一雙眼的上眼皮和下眼皮簡直分不開來，也顧不得看個水落石出。總而言之，想錢的錢到手，賞心的開了心，圓滿因果，如是而已，只應合十念一聲「善哉！」好了，何必神經過敏，發些牢騷，自討苦趣呢！

二 廟會

正是秋雨之後，天空的雨點雖然停了，而陰雲兀自密佈太虛。夜晚時的西方的天，被東京市內的萬家燈火照得起了一層烏灰的絳紅色。晚飯以後，我們照例要到左近的森林中去散步。這時地上的雨水還不會乾，我們各人都換上破舊的皮鞋，拿着雨傘，踏着泥滑的石子路走去。不久就到了那高矗入雲的松林裏。林木中間有一座土地廟，平時都是很清靜的閉着山門，今夜卻見廟門大開，門口掛着兩盞大紙燈籠。上面寫着幾個藍色的字——天主社。——廟裏面燈火照耀如同白晝，正殿上搭起

一個簡單的戲臺有幾個戴着假面具穿着衫衣的男人——那面具有的像龜精鼉怪有的像判官小鬼，大約有四五個人，忽坐忽立，指手畫腳的在那裏扮演，可惜我們語言不通，始終不明白他們演的是什麼戲文。看看去，總感不到什麼趣味，於是又到別處去隨喜。在一間日本式的房子前，圍着高才及肩的矮矮的木柵欄，裏面設着個神龕，供奉的大約就是土地爺了。可是我找了許久，也沒找見土地爺的法身，只有一個圓形銅製的牌子懸在中間，那上面似乎還刻着幾個字，離得遠，我也認不出是否寫着本土土地神位，——反正是一位神明的象徵罷了。在那佛龕前面正中的地方懸着一個旛旌似的東西，飄帶低低下垂。我們正在仔細揣摩賞鑑的時候，只見一位年紀五十上下的老者走到神龕面前，將那旛旌似的飄帶用力扯動，使那上面的銅鈴發出零丁之聲，然後從錢袋裏掏出一個銅錢——不知是十錢的還是五錢的，只見他便向佛龕內一甩，頓時發出鏗鏘的聲響，他合掌向神前三擊之後，閉眼凝神，躬身膜拜，約過一分鐘，又合掌連擊三聲，這才慢慢步離開神龕，心安意得的走去了。

自從這位老者走後，接二連三來了許多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還有尚在娘懷抱裏的嬰孩也跟着母親向神前祈求福，凡來頂禮的人都向佛龕中捨錢佈施。還有一個年紀二十多歲的女人，身上穿着白色的圍裙，手中捧着一個木質的飯甕，滿滿裝着白米，向神座前貢獻。禮畢，那位道袍禿頂

的執事僧將飯屨接過去，那位善心的女施主便滿面欣慰的退出。

我們看了這些善男信女禮佛的神氣，不由得也滿心緊張起來，似乎冥冥之中真有若干神明，他們的權威足以支配昏昧的人羣，所以在人生的道途上，只要能逢山開路，見廟燒香，便可獲福無窮了。不然，自己勞苦得來的銀錢柴米，怎麼便肯輕輕易易雙手奉給僧道享受呢？神祕的宇宙！不可解釋的人心！

我正在發呆思量的時候，不提防同來的波扯了我的衣襟一下，我不禁『呀！』了一聲，出竅的魂靈兒這纔復了原位，我便問道：『怎麼？』波含笑道：『你在想什麼？好像進了夢境，莫非神經病發作了嗎？』我被他說得也好笑起來，便一同離開神龕到後面去觀光。嚇！那地方更是非常熱鬧，有許多倩裝豔服，然而脚着木屐的日本女人，在那裏購買零食的也有，吃冰淇淋的也有。其中還有幾個西裝的少女，脚上穿着長統絲襪和皮鞋，據說這是新日本女人，也在人叢裏擠來擠去，說不定是來參禮的，還是也和我們一樣來看熱鬧的。總之，這個小小的土地廟裏，在這個時候是包羅萬象的。不過倘使佛有眼睛，瞧見我滿臉狐疑，一定要瞪我幾眼吧。

迷信——具有最大的威權，尤其是當一個人在倒霉不得意的時候，或者心靈失卻依據徘徊歧

路的時候，神明便成人心的主宰了。我有時也會經歷過這種無歸宿而想像歸宿的滋味，然而這在我只像電光一瞥，不能堅持久遠的。

說到這裏，使我想起童年的時候——我在北平一個教會學校讀書，那一個秋天，正遇着耶穌教徒的復興會，——期間是一來復。在這一來復中，每日三次大祈禱，將平日所作虧心欺人的罪惡向耶穌基督懺悔，如是，以前的一切罪惡便從此洗滌盡淨，——那怕你是個殺人放火的強盜，只要能悔罪便可得救，雖然是苦了倒霉釘十字架的耶穌，然而那是上帝的旨意，叫他來捨身救世的，這是耶穌的光榮，人們的福音。——這種無私的教理，當時很能打動我弱小的心弦，我覺得耶穌太偉大了，而且法力無邊，凡是人類的困苦艱難，只要求他，便一切都好了。所以當我被他們強迫的跪在禮拜堂裏向上帝祈禱時，——我是無情無緒的正要到夢鄉去逛逛，恰巧我們的校長朱老太太顫顫巍巍走到我面前也一同跪下，並且撫着我的肩說：『呵！可憐的小羊，上帝正是我們的牧羊人，你快些到他的面前去，他是仁愛的偉大的呵！』我聽了她那熱烈誠摯的聲音，竟莫明其妙的怕起來了，好像受了催眠術，覺得真有這麼一個上帝，在睜着眼睛看我呢，於是我就在那些因懺悔而痛哭的人們的哭聲中流下淚來了。朱老太太更緊緊的把我摟在懷裏說道：『不要傷心，上帝是愛你的。只要你虔心的相信他，他無

時無刻不在你的左右……』最後她又問我：『你信上帝嗎？……好像相信我口袋中有一塊手巾嗎？』我簡直不懂這話的思想，不過這時我的心有些空虛——想到母親因為我太頑皮送我到這個學校來寄宿，自然她是不喜歡我的，倘使有個上帝愛我也不錯，於是就回答道：『朱校長，我願意相信上帝在我旁邊。』她聽了我肯皈依上帝，簡直喜歡得跳了起來，一面笑着，一面擦着眼淚……從此我便成了耶穌教徒了。不過兩年以後，我便離開那個學校，起初還是滿心不忘上帝，又過了幾年，我腦中上帝的印象便和童年的天真一同失去了。最後我成了個無神論者了。

但是在今晚這樣熱鬧的廟會中，虔誠信心的善男信女使我不知不覺生出無限的感慨，同時又勾起既往迷信上帝的一段事實，覺得大千世界的無量衆生，都只是說些怯弱可憐的不能自造命運的生物罷了。

在我們回來時，路上依然不少往廟會裏去的人，不知不覺又連想到故國的土地廟了，唉……

三 鄰居

別了，繁華的鬧市！當我們離開我們從前的住室門口的時候，恰恰是早晨七點鐘。那耀眼的朝陽正照在電車線上，發出燦爛的金光，使人想像到不可忍受的悶熱。而我們是搭上市外的電車，馳向那

屋舍漸稀的郊野去，漸漸看見陂陀起伏的山上，林木蔥籠，綠影婆娑，叢草上滿綴着清晨的露珠，兀自向人閃動。一陣陣的野花香撲到臉上來，使人心神爽快。經過三十分鐘，便到我們的目的地。

在許多整飭的矮牆裏，幾枝姣豔的玫瑰迎風嬾娜，經過這一帶碧綠的矮牆南折，便看見那一座鬱鬱蔥蔥的松柏林，穿過樹林，就是那些小巧精潔的日本式的房屋掩映於萬綠叢中。微風吹拂，樹影摩盪，明窗淨几間，帘幔低垂，一種幽深靜默的趣味，頓使人忘記這正是炎威猶存的殘夏呢。

我們沿着鵝卵石壘成的馬路前進，走約百餘步，便見刺斜裏有一條窄窄的草徑，兩旁長滿了紅蓼白荻和狗尾草，草葉上朝露未乾，沾衣皆濕。草底鳴蟲唧唧，清脆可聽。草徑盡頭一帶竹籬，上面攀緣着牽牛鳶羅，繁花如錦，清香醉人。就在竹籬內，有一所小小精舍，便是我們的新家了。淡黃木質的牆壁，門窗和米黃色的地席，都是纖塵不染。我們將很簡單的傢具稍稍佈置以後，便很安然的坐下談天。似乎一個月以來奔波匆忙的心身，此刻才算是安定了。

但我們是怎麼的沒有受過操持家務的訓練呵！雖是一個很簡單的廚房，而在我這一切生疏的人看來，真夠嚴重了。怎樣煮飯，——一碗米應放多少水，煮肉應當放些什麼澆料呵！一切都不懂，只好憑想像力一件件的去嘗試。這其中最大的難題是到後院井邊去提水，老大的鉛桶，滿滿一桶水真夠

累人的。我正在提着那亮晶晶發光的水桶不知所措的時候，忽見鄰院門口走來一個身軀胖大，滿面和氣的日本女人——那正是我們頭一次拜訪的鄰居胖太太——我們不知道她姓什麼？可是我們贈送她這個綽號，總是很合式的吧。

她走到我們面前，向我們咕哩咕嚕說了幾句日本話，我們是又聾又啞的外國人，簡直一句也不懂，只有瞪着眼向她呆笑。後來她接過我手裏的水桶，到井邊滿滿的汲了一桶水，放在我們的新廚房裏。她看見我們那些新買來的鍋呀，碗呀，上面都微微沾了一點灰塵，她便自動的替我們一件一件洗乾淨了，又一件件安置得妥妥貼貼，然後她鞠着躬說聲サヤウナラ（再見）走了。

據說這位和氣的鄰居，對中國人特別有感情，她曾經幫中國人作過六七年的事，並且，她曾嫁過一個中國男人……不過人們談到她的歷史的時候，都帶着一種猜度的神氣，自然這似乎是一個比較神祕的人兒呢，但無論如何，她是我們的好鄰居呵！

她自從認識我們以後，沒事便時常過來串門。她來的時候，多半是先到廚房，遇見一堆用過的鍋碗放在地板上，或水桶裏的水完了，她就不用吩咐的替我們洗碗打水。有時她還拿些泡菜，辣椒粉之類零星物件送給我們。這種出乎我們意外的熱誠，不禁使我有些赧然。

當我沒有到日本之前，在天津大版公司買船票時，爲了一張八扣的優待券——那是由北平日本公使館發出來的，——同那個留着小鬍子的賣票員搗了許久的麻煩。最後還是得到天津日本領事館的公函，他們這才照辦了。而買票後找錢的時候，只不過一角錢，那位含着狡猾面像的賣票員竟讓我們等了半點多鐘。當時我曾賭氣犧牲這一角錢，頭也不同的離開那裏。他們這才似乎有些過不去，連忙喊住我們，從桌子的抽屜裏拿出一角錢給我們。這樣尖酸刻薄的行爲，無處不表現島國細民的小氣。真給我一個永世不會忘記的壞印象。

及至我們上了長城丸（日本船名）時，那兩個日本茶房也似乎帶着些欺侮人的神氣。比如開飯的時候，他們總是先給日本人開，然後才輪到中國人。至於那些同渡的日本人，有幾個男人嘴臉之間時時表現着夜郎自大的氣概，——自然也由於我國人太不爭氣的緣故。——那些日本女人呢？個個對於男人低首下心，柔順如一隻小羊。這雖然惹不起我們對她們的憤慨，卻使我們有些傷心，『世界上最沒有個性的女性呵，你們爲什麼情願作男子的奴隸和傀儡呢！』我不禁大聲的喊着，可惜她們不懂我的話，大約以爲我是個瘋子吧。

總之我對於日本人從來沒有好感，豺狼虎豹怎樣兇狠惡毒，你們是想像得出來的，而我也同樣

的想像那些日本人呢。

但是不久我便到了東京，並且在東京住了兩個禮拜了。我就覺得我太沒出息——心眼兒太窄狹，日本人——在我們中國橫行的日本人當然有些可恨，然而在東京我曾遇見過極和藹忠誠的日本人，他們對我們客氣，有禮貌，而且極熱心的幫忙，的確的，他們對待一個異國人，實在比我們更有理智更富於同情性。至於作生意的人，無論大小買賣，都是言不二價，童叟無欺。——現在又遇到我們的鄰居胖太太，那種慈和忠實的行為，更使我慚愧我的小心眼了。

我們的可愛的鄰居，每天當我們煮飯的時候，她就出現在我們的廚房門口。

『奧サン（太太）要水嗎？』柔和而熟習的聲音每次都激動我對她的感愧。她是怎樣無私的人兒呢！有一天晚上，我從街上回來，穿着一件蛋青色的綢衫，因為時間已晏，忙着煮飯，也顧不得換衣服，同時又怕弄髒了綢衫，就找了一塊白包袱權作圍裙，胡亂的紮在身上，當然這是有些不舒服的。正在這時候，我們的鄰居來了。她見了我這種怪樣，連忙跑到她自己房裏，拿出一件她穿着過於窄小的白圍裙送給我，她說：『我現在胖了，不能穿這件衣服，送給你很好。』她說時，就親自替我穿上，前後端詳了一陣，含笑學着中國話道：『很好！很好！』

她胖大的身影，穿過遮住前面房屋的樹叢，漸漸的看不見了。而我手裏拿着炒菜的杓子，竟怔怔的如同失了魂。唉！我接受了她的禮物，竟忘記向她道謝，只因我接受了她的比衣服更可寶貴的仁愛，將我驚嚇住了；我深自懺悔，我知道世界上的人類除了一部分爲利慾所沈溺的以外，都有着豐富的同情和純潔的友誼，人類的大部分畢竟是可愛的呵！

我們的鄰居，她再也想不到她在一些瑣碎的小事中給了我偌大的啓示吧。願以我的至誠向她祝福！

四 沐浴

說到人，有時真是個怪神祕的動物，總喜歡遮遮掩掩，不大願意露真像。尤其是女人，無時無刻不戴假面具，不管老少肥瘠，臉上需要脂粉的塗抹，身上需要衣服的裝扮，所以要想賞鑑人體美，是很不容易的。

有些藝術團體，因爲畫圖需要模特兒，不但要化錢，而且還找不到好的。——多半是一些貧窮的婦女，看白花花洋錢面上，才不惜向人間現示色相。而她們那種不自然的姿勢和被物質壓迫的苦相，常常給看的人一種惡感，什麼人體美，簡直是怪肉麻的醜像。